



唐代陶俑带胡服女立俑

# “唐朝以胖为美”是个美丽的误会

考虑到唐代贵妇“打球,骑马,射猎,郊游”样样精通,加上杨玉环可能拥有的胡人血统,送杨家娘子“丰满”两个字不贴切。《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对杨贵妃的描述分别为“姿色冠代”与“姿质丰艳”,也都可谓十分中肯。

当然,她之所以被抓了典型,还得多谢吃货、胖子大学士苏东坡。苏老师秉持“不会作诗的书法家不是好厨师”的认真劲儿,一句“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原本借两位美女比喻书法各有所长,却给玉环姐姐扣上了个“环肥燕瘦”的帽子。连杨玉环的尸骸都未见过的东坡居士,更想不到后人会盲目追星到这个地步,谈笑间左右了一个朝代的审美。

## 一曲惊鸿舞

在遇到太真之前,唐玄宗宠爱的美人可是梅妃。

据宋代传奇小说《梅妃传》所述,梅妃本名江采萍,生在医学世家,擅用石斛珍珠养颜,故别号斛珠夫人。

杨玉环舞姿精湛,熟知音律,江采萍更是才高八斗,擅歌舞,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杨家娘子常被比作牡丹,江家美人则尤其喜爱梅花,她的住所周围,梅树随处可见,花开时节,常徘徊其间,悠然忘我。玄宗怜惜她这份对花的痴爱,大加宠幸赐东宫正一品皇妃,称她为“梅妃”。

《梅妃传》中还提到,唐玄宗曾当着诸王面称赞梅妃“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座光辉”,可见梅妃的代表作《惊鸿舞》并不逊色于太真表演的《霓裳羽衣曲》。同样因仙乐成名的两个人,明里暗里都在较着劲。

当然,梅妃未必真有其人,玄宗的审美观确是真有记录。《旧唐书》中指出,李隆基在给儿子李亨选妃的时候对着心腹高力士说:“选人间女子细长洁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

“细长洁白者”仍是主流,玉环的出现反倒成了意外,玄宗的内心可能也矛盾过。这种矛盾形成的张力不会止于帝王个人的喜好,也使我们隐约看到,唐玄宗所在的盛唐,清瘦型美女依然很受欢迎,而“微胖”女孩的心情也逐渐走低。

## 瘦陶俑

俑者,谓有面目机发,似于生人也。

——《旧唐书·舆服志》

大唐女性地位之高毋庸置疑,以自信从容狠打脸“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是意料之中,还要以珠圆玉润硬诠释“女子不重则不美”的偏颇论调则有些过分。

便是胖妞讨喜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在影视作品中大放光彩,或以文创IP火爆出圈,“以胖为美”的广泛认同尚未得到考古发现的专业认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齐东方先生就曾指出,不论是在初唐、盛唐,还是中晚唐的墓葬中,绝大多数陶俑都以清瘦形象示人,剩下的“胖陶俑”几乎清一色生在玄宗治下的盛唐,并且出土的同一时期的“瘦陶俑”也不在少数。

古代工匠制作陶俑主要不为展示,而是按照活人制作具备功能性的陪葬品,恰使后世从中了解到当时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及精神气质。

在诸多开元初期乃至更早的唐代墓葬里,大多数女性陶俑上穿窄袖衫或半袖衫,下着高腰裙,

头梳简单高髻,身材都是一样的纤细苗条。想必尚在闺中的杨玉环也是如此打扮。

除了陶俑,唐代多见于皇室及贵族墓葬的壁画也为我们搭建了丽人罗衣笑春风的“女性空间”。以唐代壁画中极负盛名的永泰公主墓《九宫图》为例,椭圆脸、窈窕富有曲线的女性形象比比皆是,这一时期正是武周到玄宗之前女性政治地位最高的阶段,女性形象不算清瘦,却未见肥硕臃肿。

或许是生活奢靡导致身材走样,唐代美人真正步入“丰腴厚体”已经是中晚唐时期。唐末的审美趣味则又恢复清瘦的淡雅形象,与五代及两宋的“文艺范儿”成功接轨。

近三百年的时光更迭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秀骨清像”的玄学审美逐渐被“丰肌秀骨”所替代,在“肉体渐长”后又重新找回了“风骨”。

## 时代的旁白

“唐代美学特点,风气性质很显著,风动于都市,而声闻于四野,扩散力、扩散力很强。”

——吴功正《唐代美学史》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唐代,宫廷风气引领时尚潮流,而阎立本、张萱、周昉等人的画作则是这股风气得以向下渗透的载体之一。

隋末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名作《步辇图》中,簇拥着李世民的九个宫女身材无一例外纤弱瘦小,毫无肥胖之态;盛唐开元年间御用画师张萱所作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包含杨玉环三姊虢国夫人在内的几位贵族女性脸庞丰润,体态健美。

据说曾活跃于中晚唐时期的仕女画专业户周昉,“初效张萱,后则小异”。他绘制的《簪花仕女图》中,几位贵妇打扮艳丽,云鬓高耸,身着低胸长裙,外罩薄纱,正是当时最入时的装束。

唐代女性着装以悦己舒适为主,上层社会常见上衫下裙的打扮,领口较低,衣饰配色鲜艳大胆。衫裙宽松并不贴身,颜色明快还显膨胀,搭配类似今天“披肩”与“飘带”的帔与披帛,飘逸妩媚、雍容华贵不假,显胖不显瘦也是事实,那么传递至今的某些信号可能也就难保准确了。

另一方面,士大夫笔下对“杨柳细腰”赤裸裸的痴迷与推崇,似乎更容易搅动唐代丽人圈的一池春水。

刘希夷以“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委婉表达浓浓爱意,李贺则以“皓齿歌,细腰舞”描绘歌舞伴舞的演出场景。吴少微《怨歌行》中的“小腰丽人”,大概就是今天“A4腰美女”的前世;杜牧一句“落魄江湖载酒行,腰缠万贯心犹轻”,丝毫不掩饰唐代“细腰元”的身份。 □杨洋



唐妞驾到。



改造之前的二马路。

# 记忆里的二马路

## 往事

西安自强东路靠北有一条马路叫二马路,我在自强东路住的时候,从向荣巷向北直走遇到的第一条东西街道就是二马路。二马路是怎样形成的?二马路于1935年拓建,东起太华路,西止于北关正街,全长2250米,宽约14米。最开始起名复兴路,以后因自强路起名为一马路,遂改名为二马路。1966年二马路一度改名为旭东街,1972年又恢复为二马路。

二马路是一条不算宽阔的街道,来回只能并行两辆车,街道两旁早期都是棚子房,后又慢慢改建成简易的二层房,房子一间紧挨一间,房门外有用砖砌成的狭窄楼梯,直通二楼房间。沿街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小巷子,穿来拐去的。二马路是道北的中心区域,路虽不宽,道北人却很熟悉。

在我的记忆里,夏天到了晚上,二马路真是够热闹,路两边几乎是乘凉的人,拉上一张草席,一家人坐在一起拉着闲话,孩子们你追我跑地玩着。实际上,街巷路旁是老人们拉闲话的交流场所,路边摆上一张小方桌,几个人围坐一起,背靠老槐树,或打牌或下棋,其乐融融。二马路上的棋摊子比较多,隔一段路,灰黄的路灯下就有一个棋摊子,我有个电大同学就住在二马路,此人个子不高,长得黑黑瘦瘦,不太言语,但象棋下得极好,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二马路这条街道还有个特点,走在这条街上能看到两边人行道上也有不少老槐树,旁边的巷子里也是一样,据说都是以前的人种下的,这些粗壮的树干、浓浓的树荫,给这条不宽的街道平添了不少凉爽气。

过去走在二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路边有拧麻绳的,绳索在农村用途很广,市场销量也不错,因而道北一带出现了好多麻绳社。二马路上有家三八麻绳厂,工人大多是家庭妇女。那时候,不仅二马路有拧麻绳的,自强东路也有好几家,北关东大巷口也有一家。我家在自强东路住的时候,家里买煤却在自强路煤炭店,这个煤炭店坐落于向荣巷和二马路十字靠东的位置,门脸不大,进门是一条细细的过道,进去后只见一座大棚,里面放着制作蜂窝煤的机器,做好的蜂窝煤就整齐堆放在大棚里面,大棚外边堆放着烟煤和无烟煤。

那时候,家家都盘着一个大炉子,烧的都是无烟煤,我将煤担回家,给煤里加上些许黄土搅和搅和,打成煤饼晒干后放到炉子里烧。

那时二马路没有通公交车,相对来说不是很热闹,只有几个交叉十字口气还可以。比如二马路与向荣街十字,这里过去住的人多,小商铺也比较多。建强路与二马路十字,这里以前有大明宫影剧院,小人书店、杂货店、修理车行等,也是比较热闹的。记忆中,只要大明宫影剧院上演电影,这里的人就非常多,有排队买电影票的,有站在路口等票的,有卖瓜子花生的,也有卖冰棍的,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过去的生产村与二马路十字,有生产村小区和铁路家属院,路边还有几个小食品批发市场,人来人往,相当热闹。在我的记忆里,二马路上的单位不是很多,在我经常买煤的自强路煤炭店旁边,有五七印刷厂、汽车运输厂,此外还有先锋鞋厂、西安勤俭化工厂、西安塑料彩印厂、明华百货店等单位。

近年来,二马路发生了很大变化,2008年建设大明宫遗址公园的时候,太华路至建强路这一段,已成为遗址公园的一部分。现在的二马路是从建强路开始到北关正街,尤其是向荣街以西这一段,商铺比较多,有粮油、车行、餐馆等;向荣街以东这一段,路两边的旧房已经拆迁。我相信,随着西安城市提升改造步伐加快,二马路将来一定会变成一个具有城市记忆的新文化街区。 □李永安

# 唐诗:漂洋过海到东瀛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能诗善文是国内文人的重要特征。千百年来,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凡夫俗子,人人爱诗,人人习诗,诗国的园地上百花争艳,蔚为壮观的却只有唐代。把作诗视为第二生命,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作为才能学问的象征。通过投赠诗文,求取官职,以至成为唐代的文人风尚;作诗是成名的捷径,投诗求荐,雁塔题名,曲江赐宴,是唐一代文人心目中最荣耀的事情,唐诗成为唐文化的灵魂和名片。

大约在八世纪初,唐诗传入日本。日本奈良时代(710—784年)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唐风盛行。无论是唐诗、儒教、佛教,还是政治、律令、艺术都是仿照唐朝的样式,他们派遣使节、留学生、学问僧入唐学习唐文化,其代表就是阿倍仲麻吕(汉名名晃衡)、吉备真备等。

唐代文坛,是古代世界文学艺术中独放异彩的东方艺苑,而“唐诗”则是其中最鲜艳的花朵,尤为日本人民所喜爱。日本留学生、学问僧们受到当时唐文化的影响,他们学成回国时,皆携带回大量的唐诗文集,其中白居易的诗在日本影响最大。据《日本见在书目》载,传入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长庆集》29卷。平安时代的诗集《和汉朗吟集》收诗589首,而白居易的诗达137首。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持续了上千年,直到江户时代,仍被当作“诗仙”,供奉在京都一乘寺的“诗仙堂”里。以唐诗为主体的汉文学作品的大量输入,使日本文学产生了全面的“唐化”现象。在奈良、平安两朝的贵族文坛上,掀起了学习唐诗的热潮。上至天皇,下至一般文士,竞相模仿唐诗,作诗唱和,酬酢往来,蔚然成风。

日本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823年)二月二十八日,都城平安京正是百花盛开的季节,嵯峨天皇带领着一大群学者、文人,来到了第九位公主有智子内亲王居住的山庄,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花宴。天皇酷爱那些脍炙人口的汉文,而且天皇自己也擅长诗文。有智子当年仅十七岁,是百济血统的归化人所生,任职于贺茂神社。他们一边赏花,一边奏乐,在觥筹交错之中,诗会开始了。天皇定下了“春日山庄”的诗题,于是文人们各显才

藻,竞相命笔。有智子挥毫写下了七言律诗《春日山庄》:

寂寂幽庄水树旁,仙舆每降一池塘。  
林栖孤鸟识春泽,谷润寒花见日光。  
泉声近极初雷响,山色高晴暮雨行。  
从此更知恩顾盛,生涯何以答穹苍?

天皇对这首诗大为赞赏,立即授予公主三品官位,封给领地一百户。

在九世纪初叶,仅仅十余年时间,日本就编集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等多部敕选的汉文诗集。有智子的这篇诗作,就是《经国集》中大放异彩的一首。在《文华秀丽集》中,还收入了若干首宫廷女性的作品,这些女性,可以说就是十一世纪的紫式部、清少纳言等的先驱者。

那时,曾做过遣唐大使的小野篁、橘逸势、菅原道真都以精通唐文学而闻名于世,特别是橘逸势以他渊博的汉学造诣,赢得了唐人赠予的“橘秀才”称号。学问僧空海回国后著有《镜秘府论》6卷,对唐诗的平仄对偶作了精辟介绍。此后,近体诗风行日本,其文笔之优美流畅,与唐诗相比毫不逊色。奈良朝天平胜宝三年(751年),日本出现了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收入汉诗120首,作者有64人。到平安朝时期,大部头的汉诗集如《文华秀丽集》等先后编成,仅《经国集》就收集178位诗人所作的汉诗917首,赋51篇。这些诗赋再现了唐朝宫廷文学的流风余韵。在唐诗风行之际,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20卷本的诗歌《万叶集》也于公元770年问世了,它显示了生动活泼的唐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的融洽与和谐。

盛唐时期,唐玄宗、王维、赵骅、李白等人,以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及留学生晃衡的辞唐归国为内容,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中唐时期,围绕着留学僧最澄、空海等人的回国,孟孔、毛涣、全济时、朱少端等人赠诗惜别;晚唐时期,当日僧圆载、圆仁、圆珍等东渡返日,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殷璠、栖白等赠诗饯行。据张步云先生统计,反映中日文化交流的唐诗不下二百几十首。可见,唐代诗人及其唐诗为中日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历史贡献是不容否定的。 □韩养民



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晃衡)。

# 长安葛村豆腐宴

## 秦味

豆腐,大家都不陌生。传说自东汉刘安发明了豆腐之后,这个神奇的食物就成了百姓必不可少的食物了。尤其是肉类不足的时候,豆腐就成了珍贵的肉食了。不用很久远,就是疫情期间,商店里的豆腐都是供不应求。

秦岭北麓的长安,气候适宜,土地肥沃,水道纵横,自古就是农业发达之地,饮食品种因此也是多种多样。今天说的葛村就是做豆腐、到葛村后,重操旧业,种豆点卤,豆腐沿街售卖。

这葛村豆腐好在哪儿呢?一是秦岭北麓的地下水水质好,二是特有的技艺。做出的豆腐有七大特点:白、嫩、筋、爽、甜、醇、香,而且耐煮不散,久炒不烂,不管是烧煎煮炸都是品相绝佳。一时在长安一带,声名远播,大事小情、大宴小席民众都会订购葛村豆腐。

葛村做豆腐延续至今,也是在不断改变。随着社会进步,做豆腐的人家减少了,工艺却先进了,但选材依然严谨,工序依然复杂。如泡黄豆,大致是冬季12小时,春季看温度,夏季6小时,秋季2小时。一般用手搓黄豆,豆子胚芽处略有低凹即为最佳时候。

制作工艺涉及知识产权,不必多言。陕西的豆腐按知名度,就所知的有陕北甘泉、商洛黑龙口、渭南白水,这是名气最大的三处,其他地方的豆腐也是各具特色。如汉阴的豆腐干、汉中的菜豆腐等等,但葛村的豆腐也是自成一派的。



葛村豆腐宴。

就说这豆腐宴吧。两年前,我品尝过陕北的豆腐宴,的确是陕北风味十足,而葛村的豆腐宴却乡土味十足。葛村距离我工作的学校不远,骑自行车也就三十分钟。子午大道往南,看见村牌东拐两三百米,有处农家院落。篱笆门,院里有景观座,大厅有散桌,还有包间。

菜当然以豆腐为主,上桌先送一大杯豆浆,豆味浓香。然后就是木桶豆花、豆腐丸子、家常豆腐、豆腐烧黄花、麻辣豆腐、泼汁豆腐、皮蛋豆腐、牛腩豆腐、虾酱烧豆腐等等。当然一桌宴席也不能全是豆腐,还有长安特色菜,如农家拌汤、豆芽炒粉条、老陕烩三鲜、长安臊子面等,配着豆腐,也是一桌浓浓的长安乡村宴席。喜欢卤水豆腐的朋友一定要来尝尝。能吃到好的豆腐绝对是一种幸福。

这豆腐一吃就是千年,葛村也曾称为“同兴堡”,但民众还是一直没改口,葛村的路牌就在子午大道立着,葛村豆腐的品牌就在民众的口中立着。 □朱立挺